

GYMNO系列
风清月朗

我只希望有这样一个人，
他会分开嘈杂的人群，只向我走来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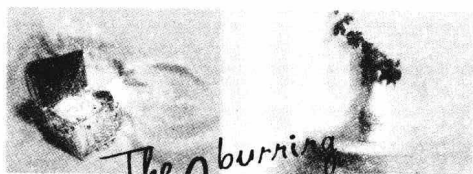
这诱人的爱!

安逸 著

>>> ANYI
WORKS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The burning
love

这咬人的爱!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咬人的爱! / 安逸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5399-4700-6

I. ①这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8957号

书 名 这咬人的爱!

作 者 安 逸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石 颖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王 瑜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95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,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700-6

定 价 2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The burning Love

目 录 CONTENTS

- 1 ■ 温暖拯救 / 1
- 2 ■ 寂寞人的夜谈会 / 29
- 3 ■ 下一个路口 / 38
- 4 ■ 快乐的多巴胺 / 65
- 5 ■ 过往依稀 / 87
- 6 ■ 电梯里的尴尬春色 / 115
- 7 ■ 只是看走眼 / 142

The Burning Love

目录 CONTENTS

- 8 ■ 一场风花雪月的预谋 / 164
- 9 ■ 爱之声名水上书 / 190
- 10 ■ 让你赖一辈子 / 217
- 11 ■ 总有一段感情让人忧伤 / 246
- 12 ■ 酒、桂花、女人和寂寞 / 257
- 13 ■ 一本书的借口 / 268
- 14 ■ 不能说的秘密 / 285
- 15 ■ 想和你回家吃饭 / 299



领完离婚证的那个下午，我回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。

我终于在同一天，失婚、失业。可是，我却哭不出来。我只是困惑——如果一份契约自签订之日起，便可以随意弃之撕毁，那还有什么签约的必要呢？

我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五月的风黏稠潮湿，贴在皮肤上，像情人的汗渍——但谁能肯定，情人身上的汗液，就一定是他自己的呢？

我离开工作七年的公司，没有人挽留。而我结束六年的婚姻，也没有人惋惜。难道所有人都已习惯，合同终止，及时离场，再无感情可言？

从这天开始——我成为一个怀疑论者。我怀疑所有的约定都有个期限，我怀疑再长久的关系都有终结的一天。我甚至怀疑，这世界本是虚无，一切不过是我心中的幻象。而爱情——它只是古老的传说。到了 21 世纪，这传说已成为最荒诞的谎言。

听说，结束一段婚姻，如同割毒瘤，即便好了，也多少留些后遗症。

那天后，我便蛰伏在家中，像冬眠的倦兽，抱着一瓶酒从早喝到晚，浑浑噩噩，不分晨昏。

整个人恹恹的，像大病了一场。五脏六腑空空荡荡，不管填多少东西下去，始终没有反应。而这房间，自从温旭生搬走以后，也显得特别空落。

真奇怪，只不过少了一个人，整个屋子仿佛一下子大出许多倍来。

我不敢随意走动，怕在这幽暗的空间里，迷了路，误踏进另一个时空。

我拉起身上的薄毯准备睡一下。睡着了，日子也过得快一些。

这大概就是离婚后遗症的初期症状：逃避现实。

刚闭上眼睛，门便被人敲得砰砰直响。我翻个身，不予理会。我如今已经是一堆糊不上墙的烂泥，亲友都争相躲避。除去母亲偶尔来帮我收拾收拾房间，添补一些食物，谁还肯理我？

可是，那敲门的人特别执著。是谁？是谁在我已经衰到极致的时候，还这样不依不饶不放过我？

“江绍宜，是英雄好汉你就开门！别躲在里面扮乌龟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撞门了！”

这个女人，声音蛮横、霸道，带着一股子狠劲儿。我呆住——

这声音那样熟悉——是汪子晴？可是又不似汪子晴。

汪子晴是说话慢条斯理、和风细雨般的淑女，应在千里之外的伦敦夫唱妇随。我已经整整六年没同她见过面，可她的声音我不会忘。

我跳起来，扑过去开门，却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在沙发上蜷得太久，双腿已僵得麻木了。

“绍宜——”门外的人显然听到响动，音调猛然提高，焦急关切之意透过厚重的门板也辨得出。敲门声音更大了，怕是整栋大楼都在震动，接着她开始用力撞门。厚实的防盗铁门被人一脚一脚飞踹，嵌着铁门的墙壁吃不住力，被震得层层白灰纷落。门要被拆啦！

来不及多想，我连滚带爬，匍匐前进，摸索到门口，努力撑起半个身子，将门锁拉开。门一开，我便支撑不住扑倒在地上。一双鞋跟足有八寸高的黑鹿皮靴子，距离我的脸不过五寸。

我狼狈地扬起脸，英姿飒爽的汪子晴站在门口，高挑的身子裹在黑色的赫本风格的大衣里，腰还是只有一把细。

“绍宜，我回来了！”她居高临下望着我。

我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浑忘起身。她皱一下眉，一把将我自地上拽起来，大力拖进房间，用脚勾住门，轻轻一踢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我望着凭空出现的子晴，犹在梦中。

“天，你也不怕窒息而死？”一进屋，她便捂住鼻子，大力推开窗户，冰冷的空气倒灌进来。

我已快速忘室外空气清冽鲜净的味道了。

“你在用酒精给房间消毒吗？”她看到房间里横七竖八堆在一起的几十只酒瓶子，厌恶地走过去一脚踹开，“你多久没开窗了？这屋里臭得让人作呕，你闻不出来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说实话，我已经三个月没出过房门，已经和这些味道混为一体。

“久居芝兰之室，已不闻其香。”我故意幽默一把。

谁知子晴并不领情，反嫌恶地回瞪我。

“大白天，你房间里暗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你以为你是德古拉伯爵？”她动作麻利地逐一将窗帘拉开。我真的像一只在黑暗里浸淫太久的女鬼，突然暴露在阳光下，连眼睛都睁不开。

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这个貌似子晴的女人痛心疾首地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呆望着她。

我一点也不想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子。倒是惊异——哪个女张飞钻进我老友的身躯里？的确，这容貌、身材都同我的老友一模一样，可是她说话的语气、眉宇间的神态，分明是另一个人。

“江绍宜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，你老妈一个电话，我便连工作都辞了，自英国飞回来救你，你却不认得我了？”她跺一下脚。

“救我？”我茫然看着她，“为什么要救我？”

“江绍宜，再不救你，你就到黄泉路上排队喝孟婆汤了！”她用力拽住我，将我拖到镜子前。我被迫抬起头看向镜子，镜子里的女人像刚被人从乱葬岗里扒出来的，憔悴得骇人。最可怕的，还不是这些，而是目光中一点生趣也无。我吓了一跳。这又胖又蠢、目光呆滞的女人是？有多久没照过镜子？

我想想——

对了，从旭生离开之后，我便再也不照镜子了，我怕看见镜子里形单影只的自己，徒增伤感。我下意识地撇过脸，不忍再看镜中陌生的自己。

“江绍宜，你一向最潇洒大方，怎么为了一个小小的温旭生，变成酒鬼，邋遢成这样？”子晴拉我到沙发上坐下。

“我妈叫你回来的？”我皱一下眉头。

“是！江绍宜，你忍心让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成日替你担心？雯姨哭着打电话让我回来救你，差点在电话那头给我跪下。”

“我妈那样文艺腔？”我故意轻描淡写，可是心却紧紧抽了一下。

“绍宜，只不过离婚而已。以你的条件，随时可以东山再起！”她拍了一下我的手，霸气十足地说道。就是这个动作，每次子晴安慰我的时候，都是这个动作。六年不见，子晴性情大变，但有些东西，根深蒂固，永远也改不了。她甚至为了回来“救我”，连工作也辞了！我忽然有点欣慰，心情无端端好了许多。

这一年，我失婚、失业、失眠、失态、失望，却还没有失去这个朋友。

她竟为了我妈的一个电话，自英国飞回来。

“你要不要说，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？”我努力打起精神调侃道。

“还懂得开玩笑，还有得救！”子晴舒了口气，眼角却湿了，“绍宜，刚才看到你，浑身酒气，趴在地上，惨白如鬼，我差点以为你已经回天乏术了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“有没有这么夸张？我思想还没老旧到认为自己生是温旭生的人，死是温旭生的鬼。可是子晴，毕竟这是离婚，伤筋动骨，怕是十年也恢复不了元气，我不过是在家休养生息而已。”

“十年？绍宜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夸张？现在中国每三对夫妻结婚，就有一对夫妻离婚，都像你这样，动不动就辞职，抱瓶酒在家休养生息，社会还要不要发展？”

“子晴，事情没有临到自己头上，说起来都轻松！你当年还不是远遁英国疗伤，才又另结良缘。”我耸耸肩膀，情绪明显好了很多。

“绍宜——”子晴犹豫一下，“我又离婚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差点自沙发上弹起来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的第二段婚姻又宣告结束了。”子晴重复。

“怎么会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没告诉我？”我连声追问。

人就是这样，看到别人与自己有相同遭遇，立即伤痛好了大半。若对方惨过自己，立即歔歔感叹，开香槟庆祝自己好运。我望着子晴，两次失去婚姻，子晴光鲜亮丽，像一朵开得正盛的玫瑰。而我呢？如果曾经勉强算一朵玫瑰，现在也自弃得连花瓣都焦了，卷了，耷拉下来，像一棵萎缩的卷心菜。我忽如醍醐灌顶！我不过本市上万离婚妇女之一，凭什么我要搞特殊，瘫在家中寻死觅活，借酒浇愁，让亲者痛，仇者快？

我决定自救。我深深明白，子晴不过是一名皮肤科医生。我患的是心病，不属于她的专业范畴。

子晴白我一眼，“你离婚，辞职，窝在家里养殖蘑菇，不也没告诉我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种蘑菇？”

“你足不出户，不见天日，还不发霉长菌吗？”

我唾了她一口，心里竟然有了点阳光。

自离婚以来，人人见了我都小心翼翼，似时刻提醒我，我是温旭生的弃妇，需终生居于悲伤阴霾中。现在，被子晴泼辣淋漓地嘲讽一番，那遮在头顶的乌云，竟也镶上了金边，变得轻薄许多。

“绍宜，你同温旭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年 Facebook 上聊天，你不还好好的吗？”子晴靠在沙发上，满脸不解。

“说来话长！”我叹口气，不想回答，“你怎么又离婚了？年初你也告诉我一切安好。”

“既然我同你的事情，都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的，不如先吃饭！”她伸了个懒腰，“我下飞机就赶到雯姨家，然后马不停蹄飞奔过来找你，累得要死，饿得要命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同你去吃饭！”我立即站起来。

“找一家安静的馆子，我最怕吵吵嚷嚷比赶集还热闹的地方。”子晴抱怨。

“好好好，附近有一家餐馆叫‘浮生’，地方雅静，饭菜极可口！”我忙不迭介绍。

“你不食人间烟火已久，居然还找得到地方吃饭？”子晴不遗余力挖苦我。

我连累她辞了工作，只得好脾气地点头，“这家馆子，我一直情有独钟，即便足不出户，我也会叫外卖。”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!”子晴笑道，“自小你对食物就有无比的热情!”

我笑，“所以，连离婚也不能让我绝食，反而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”我指指自己已经臃肿不堪的身材。

自离婚后，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笑着同人说话。看来，老太太将子晴搬回来做救兵，是找对人了！连我自己都以为，余生得抱着酒瓶，数着温旭生的不是，在沙发上哀怨一生了。没想到，我还能笑。我忽然松了口气，有种逃出生天的感觉。

“你就这样出去?”子晴指指我身上厚旧的羽绒服。

我点点头，“离婚妇女，穿什么都一样！难道你还指望我，从指甲到内衣打扮得无懈可击，随时准备出去邂逅一段艳遇?”

我发现自己又开始恢复自嘲的本性了。

子晴耸耸肩膀，“你如果那样再好不过!”

我哈哈大笑三声，推着她出门。下楼梯的时候，我有些许眩晕，脚步有些虚浮。子晴不动声色地轻轻揽住我，我略微往她肩膀上靠一靠，然后一步一步走下去。我知道，子晴的肩膀也只得这一刻借我傍一傍。

走出公寓，我挽着子晴向“浮生”进发。整整三个月没踏出房门，我将自己封闭起来，企图逃离这熙熙攘攘的红尘。如今再次听到街上喧闹的声音，看着路边灿若群星的霓虹，简直恍若隔世。

我深吸口气，推开“浮生”的玻璃门。这是一间非常小的餐吧，由一套五居室的小跃层改装，风格似一个北美小家，温暖舒适，活泼又不失私密感。一到用餐时间，便弥漫着温暖诱人的食物香味。可是用餐时间一过，又能恢复清新而微酸的苦柚香。最特别的是二层的小阁楼，有三面墙全是书。

“地方不错!”子晴惊异至极，忍不住赞叹。

我拖着子晴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正是用餐时间，所有位置都满了。

“看来得换地方了!”我抱歉地看着子晴。

正要离开，角落位置里，一张小台子边，一个男人站了起来，他对我轻轻挥挥手，然后微微一笑，欠欠身子走开了。

“有位置了！”子晴赶紧走过去。

我笑着坐下，“他是老板！今天我们运气好。平日不管生意多好，老板都不会把他的专座让出来的！”

“证明我魅力不减当年！”子晴指着自已的鼻子，“走到哪里都特别受优待！”

我忍不住揶揄她说：“是，你就是一枝千年不败的花——塑料花！”

这个老板极安静，不是坐在人字梯上整理书架，就是在最角落的沙发里看书，从不同任何客人寒暄，遇到熟客，至多点头微笑。看来，子晴魅力犹胜当年。

翻开菜单，我替子晴点了份酱香土豆排骨烩饭、碧波芙蓉汤，又给自己点了份糖醋咕嚕肉烩饭和海鲜豆腐汤。又要了这里的招牌菜，葱圈煎蛋和荷香糯米鸡。服务生小马走过来写单子，亲切地说：“江小姐，你好久没来啦！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人长富态了不少！”他笑嘻嘻同我开玩笑，“刚才老板说，他差点没把你认出来。”

子晴扑哧笑出声。没想到那样寡言的老板，也如此八卦。很快，食物上桌。

我同子晴埋头苦吃，谁都不肯多说一句话，像刚逃难回来的灾民。一阵风卷残云之后，我们吃饱喝足，舒服地靠在椅背上。

“喝咖啡？”子晴问我。

“喝酒！”我笑，“这个时段我若闻到咖啡的味道，也会整晚失眠。”

“你已经快酒精中毒了！”子晴将身子缩进沙发深处。

“我有分寸！”我轻轻说，“我就是一直活得太清醒、太自律、太爱自省、太自爱，才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郑板桥也说难得糊涂，太过清醒明白并非好事！”

说完，我伸手让小马开了一瓶 Cointreau。我替自己与子晴各倒了一杯，然后加上几块冰，原本晶莹剔透的酒，立即幻变成莫测的乳白色。

淡淡的橘子香味自杯中散发出来，我轻轻抿一口，微苦回甘、淡淡橙香，末了又有一点薄荷的梦幻。

其实人生多么像一杯甜中带苦，苦中又微微有些酸的 Cointreau，冷暖交杂，就连那迷离的橙香味，也透着无奈与不甘。我立即沉醉其中，每个毛孔都舒坦了，“一定要加冰块，味道才更醇和柔顺。我这几个月，都在家里牛饮，根本没有品出味道。”

子晴笑着喝了一口，“不知什么时候，你变得这样嗜酒？”

只是她端着酒杯，一口一口喝下去的姿势比我还熟稔。我暗笑，大抵离过婚的女人，多少都借酒浇过愁。生活中苦水泛滥，你不能总倒给别人听，得学会自己消化，混着酒喝下去，总要好受些。

几杯酒下肚，精神渐渐放松，晚餐时间也过去了，客人渐渐散了。是说几句贴心话的时候了，果然子晴问我：“你和旭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吸口气——

“千头万绪，你让我怎么说？”我摊开手，不想提这个让自己伤心的话题。

“天下就没有三句话交代不了的事情！”子晴身子微微往前一趋。

我吸了口气，“老桥段，他外面有人了！”

看，一句话就交代清楚！

“什么？”子晴差点自座位上跌倒，“不可能！当年他追你那样辛苦，几乎豁出命了。”

我苦笑道：“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你又不是不了解男人，到手的女人，谁还愿意捧在手上呢？”

“你没给他机会改过自新？”

“他就没有想过要改！他也不觉得是他错了！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他认为结婚几年，我未曾给他家庭的温暖！”

“这是什么借口？”

“你知道我的工作，通宵加班是常事！”

“绍宜，你无须为他开脱……”

“子晴，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！”我低下头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“两

个人的婚姻，不会只有一个人错！”

“绍宜，多少年了，你还是一点没变，遇到任何事情，从不肯推卸一丁点儿责任！”

“像个男人，是不是？”我忍不住讪笑，“旭生也这样说。”

“他哪只眼睛看你像个男人？我去把它挖出来！”子晴气得用力一拍桌子。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按住她的手，“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连离婚都没有为难过他，你发什么飙啊！”

子晴笑一笑，有点尴尬。

我忽然明白，一定有男人也这样说过她，彼时她没有发作，此刻，听到同样的话语，便再也按捺不住。只是我想，子晴这样温柔的女人，真会有人这样说她？如有人连她都嫌太刚烈，那旭生说我，一点也不算冤枉了。

“绍宜，我只是替你不值！”

“我是你的老友，你当然替我不值。同样，温旭生的老友也必替他不值。”我非常客观地同子晴分析，“广告这一行，别说不能准时下班，通宵加班都是常事，我甚至试过年终提案的时候，七天住在办公室！几年来，我也鲜有时间和旭生一起安安静静坐下来吃顿饭，周末也多半耗在办公室为一张平面广告大费周章。稍微回家早一点，我会忙着看书、看碟充实自己，生怕吸收养料不够！”

“我们这种外资广告公司竞争大，压力不小，整个广告圈的风气无不是你追我赶，每年拼了老命讨好客户之余，还得绞尽脑汁想若干套飞机稿，迎合广告节评委的喜好，不带领团队拿几个稍微拿得出手的奖项，下头也没几个人会服你。可是，满足了工作的需求，却忽略了旭生，他外头有人，也是必然！何况，连国家法律都没规定男女相爱不许变心，还通情达理地准予离婚。看，所以我也有错，不能全怨他！”

“绍宜，你不要把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！全中国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工作，如果所有职业妇女冲锋陷阵为生活奔波，老公都借机搞外遇，还有人敢结婚吗？他自己喜新厌旧，却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，你还傻乎乎地为他辩解？”

子晴一番责问，让我哑口无语，满腹委屈顺着酒气涌上喉头，“谁不贪图安逸，谁天生犯贱喜欢熬夜加班，看人脸色？温旭生总认为我拼命工作是天性好强，喜欢出人头地。其实我是骑虎难下，你不上，别人便踩在你头上了，很快被淘汰出局。他总抱怨我说话做事像男人，可现在男女同工同酬，谁敢在同事面前，动不动流泪扮可怜？工作于我，形而上一点，可以说是实现人生的价值，说实在点，是生存需要啊！”

“绍宜，你应该好好同他沟通！”子晴说。

我摇头，“根本无法沟通。旭生父亲退休前是银行副行长，他自学校毕业，便在父亲手下工作，自然事事有人照顾，谁敢拿脸色给他看？升职加薪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，他怎么可能体会我的感受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如果你找份清闲工作，在家当贤妻良母，他又会嫌弃你不够独立自主，事事都要仰仗他，看到外头光鲜摩登的职业女性，又忍不住心猿意马。看，整件事情不是你能左右，也不是你的错！”子晴说着笑了起来，“总之，他要变心，你做什么他都嫌弃！”

我点点头，“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她做什么他都觉得对；不爱她了，她做什么，他都觉得是错！我为他找借口，只是不想自己太难过。说穿了，我是在自我安慰，我想让自己相信，是我对不起他在先，他才放弃了我！”

子晴拍拍我的手，“我明白，可是你不该因为离婚把工作辞了！”

“你以为我想吗！自从我知道那个女人的存在，我便再也想不出任何东西了，成日发呆，结果丢了个客户。正好遇到经济危机，公司需要裁员，抓住这件事情责难我，逼我主动辞职，省下一大笔遣散费。我为公司工作七年，连自己的婚姻都一起赔进去了，得来的，不过是更残忍冷漠的对待。公司和男人一样，都不会与你讲感情。”

我垂下头，怕子晴看到我眼里的泪光，“子晴，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？我所有的信仰都破灭了。”

子晴沉默片刻说：“男人和工作一样，到处都是，你不要太过悲观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很多女人离婚后反而活出了真我。老实告诉你，其实我五年前便已离婚！”

“什么——”这次轮到我差点拍桌子，“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同我说，

你生活幸福，每一刻都过得很开心吗？”

“我只是不想你担心！”子晴赶紧握住我的手，“绍宜，别生气！”

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，“你竟然瞒了我五年！”

子晴抽回握住我的手，略为无奈地说：“江绍宜，你离婚也半年有余，你的口风不也严严实实？”

我的脸一下涨得通红，“离婚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，你让我敲锣打鼓到处宣扬吗？而且，我又没瞒你那么久！”

子晴忍不住冷笑，“不过五十步笑百步。”

我讪讪地老实坐好，也不敢指责她——刚离婚的时候，伤口深不可测，自己都不敢去轻易碰触，更怕不相干的人，指指点点，嘘寒问暖，将你的伤口反复揭开窥探。子晴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是对于婚姻这么私密的事情，仍旧是个不相干的旁人。我自然能够明白她的心理，开始没说，后来更加不敢提了。

我只得换个话题，“若你五年前离婚，不是只结婚一年便离婚了？”

子晴点点头，坦然承认，“是！”

“为何离婚？”

“感情不和！”子晴说，“所有失败的婚姻都可以归咎于感情不和，只要感情到位，任何问题都能够解决！”

“子晴——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不知道我该说不该说，我想问题出在你这边吧！”

“为何这样说？”子晴饶有兴趣看着我。

“你曾经发过结婚照片给我看，你老公的眉梢眼角，甚至轮廓都像煞了某人！”我不敢在子晴面前提那个人的名字，怕刺激她，可是让我把揣测藏在心里，又憋得难受。其实她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很想问这个问题。

“你看出来了？”她喝了口酒，眼神有些飘忽，“是，我嫁给他，是因为他长得太像莫运年了。可是婚后发现，只是样子长得像是够的。于是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月，便宣告结束！”

“你还忘不了他？”我吃惊极了。

“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忘与不忘这么简单！逃开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”

“真的过去了？”

“是！”子晴斩钉截铁地回答，不留余地。

我松了口气，暗中庆幸，“子晴，记住，再荡气回肠的感情回过头看，也不过一场荒唐的闹剧！”

“明白！”子晴豪爽地笑了，“你我都非痴男怨女！”

我端起酒杯，对她笑笑。几年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当年的汪子晴温文尔雅，穿上医生袍不知多斯文漂亮，大概是本市长得最标致的女医生了。因为一张脸太过精致生动，怕失去医生的威严，她便成日板着面孔，正襟危坐，一副很理性、很严肃的样子，企图让人忽略她的性别，倒也唬住了不少人。只有我知道，她连骨头都是水浇注的，动不动便泪盈于睫，脆弱得很。

现在——

现在的子晴外表还是那么美，甚至因为成熟反而更美了，整个人的气质和风韵完全变了。她站在那里，举手投足都是风情，笑起来更如春水潋滟，她再也不吝啬自己的笑容。她的眼神，那样从容坦然、通透明白，有着一个女人真正全权接管自己之后的笃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人不知道要遇到怎样可怕的变故，才会连性格都变了。

我可以想象，在异国漂泊的这些年，她肯定吃了太多的苦，才修炼成眼前独立干练的女子。在失败的婚姻面前，有人萎谢为芥草，有人反而盛放成最娇艳的玫瑰。

我忽然为自己感到脸红，“子晴，你坚强了很多！”

子晴拍拍我，一脸感慨地说：“绍宜，在我去英国前的那个晚上，你同我说‘感情可以脆弱多变，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脆弱多变’。我牢牢记住这句话，才熬到今日。”

我更加汗颜，彼时我没受过任何感情挫折，自然说起来云淡风轻、豪气干云。此刻才知道，要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，其间血泪实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子晴看出我在想什么，微笑地说：“其实很多时候，痛苦的根源不在别人身上，而在自己的头脑里。你情感的起伏，其实只是你自己心态、观念、想法的变化。你曾经说，最强悍的生活态度就是改变自己！我做